

北史

十三

列傳第二十六

北史三十八

裴駿

從孫敬憲
從弟安祖

莊伯

裴延雋

裴佗

子讓之
皇甫和

孫矩

裴果

裴寬

裴俠

子祥甫

裴文舉

裴仁基

裴駿

從孫敬憲
從弟安祖

莊伯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也父雙碩位
恒農太守安邑子贈東雍州刺史聞喜侯駿幼
而聰慧親表稱為神駒因以為字弱冠通涉經
史方檢有禮度鄉里宗敬焉蓋吳作亂於關中

汾陰人薛永宗聚眾應之來襲聞喜縣令憂惶
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奔赴之賊
退刺史以狀聞會太武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陳
叙事宜帝大悅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其忠
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為三河領
袖轉中書侍郎宋使明僧暲來聘以駿有才學
假給事中散騎常侍於境上勞接卒贈秦州刺
史聞喜侯謚曰康子脩字元寄清辯好學歷位
祕書中散主客令累遷中大夫兼祠部曹事職
主禮樂每有疑議脩斟酌故實咸有條貫卒謚

曰恭伯宣武時追贈東秦州刺史脩早孤居喪以孝聞二第三妹並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第務早喪脩哀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姪同於已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稱焉子詢字敬叔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奕咸所閑解位平昌太守時太原長公主寡居與詢私姦明帝仍詔詢尚焉尋以主壻特除散騎常侍時本邑中正闕司徒召詢爲之詢族叔景自陳情願此官詢遂讓焉時論善之尋監起居事遷祕書監出爲郢州刺史詢以凡司成主蠻酋田朴特地居要嶮衆踰數萬足爲邊捍遂表朴特爲西郢州刺史朝議許之梁將李國興寇邊朴特與部曲爲表裏聲援郢州獲全朴特頗有力焉徵爲七兵尚書武泰中以本官兼侍中爲關中大使未及發於河陰遇害贈司空公謚曰貞烈無子脩弟宣字叔令通辯博物早有聲譽少孤事母兄以孝友稱司空李冲有人倫鑒見而重之孝文初徵爲尚書主客郎累遷太尉長史宣上言自遷都以來凡戰陣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

郡戍邏檢行埋掩并符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
戎役者皆使招魂復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
身被傷疾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出為益州刺
史宣至州綏撫甚得羗戎之心後晉壽更置益
州改宣所莅為南秦州宣家世以儒學為業常
慕廉退每歎曰以賈誼之才漢文之世而不歷
公卿將非運也乃謂親賓曰吾本無當世之志
直隨牒至此祿厚養親効不光國可以言歸矣
因奉表求解宣武不許乃作懷田賦以叙心焉
宣素明陰陽之書自始患便剋亡日果如其言

贈豫州刺史謚曰定尋改為穆子敬憲嗣

敬憲字孝虞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
以讀誦為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
就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入歎美之司州牧高
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除大學博士性和雅未嘗
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
名聲甚重後進咸共宗慕之中山將之部朝賢
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為最其文不能
贍逸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
物甚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

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為物所伏如此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謚曰文

敬憲弟莊伯字孝夏亦有文才器度閑雅喜愠不形於色博識多聞善以約言辯物司空任城王澄辟為行參軍甚加知賞年二十一上神龜頌時人異之文筆與敬憲相亞臨淮王彧北討引為記室參軍委以章奏之事及聞敬憲寢疾求假不許遂徑自還亦矜而不問扶持兄病晝夜不離於側形容憔悴因葬敬憲於鄉遇病卒

年二十八兄弟才學知名同年俱喪世共嗟惜之永安三年贈通直散騎侍郎謚曰獻兄弟竝無子所著詞藻莫為集錄莊伯弟獻伯廷尉卿濟州刺史少以學尚風流有名京洛為政嚴酷不得吏人之和但以清白流譽卒於殿中尚書駿從弟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曾獨食弱冠州辟主簿人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內欽服之後有人勸其仕進安

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但京師遼遠實憚於
棲屑耳於是閑居養志不出城邑曾天熱舍於
樹下有鷲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
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
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
安祖再拜安祖怪而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
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後孝文幸長安至河東
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坂帝與語甚悅仍拜安
邑令以老病固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焉年
八十三卒於家

裴延雋傳

裴延雋字平子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
之八世孫也曾祖喬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
彪河東太守贈雍州刺史謚曰順父山松州主
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虫功贈東雍州刺
史延雋少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
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洗馬
又領本邑中正及太子恂廢以宮官例免宣武
即位爲中書侍郎時帝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
雋上疏致諫後除司州別駕及詔立明堂羣官

博議延雋獨著一堂之論大傳清河王澤時典
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明帝時累
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
陽燕郡有故矣陵諸塌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
時莫能脩復時水旱不調延雋乃表求營造遂
躬自復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
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賴之又命主簿酈暉
脩起學校禮教大行人譎謠之在州五年考績
爲天下最拜太常卿歷七兵殿中二尚書散騎
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
尚書延雋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
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都督雍
州刺史子元直敬猷並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
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公孫
超贈尚書僕射延雋從叔愛醜桃弓並見稱於
鄉里子夙字買興沈雅有器識儀望甚偉孝文
見而異之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
美夙以遠大許之位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百
姓感而懷之卒於郡三子範昇之鑒鑒字道徽
性強正有學涉卒於廷尉卿鑒居官清苦時論

稱之贈東雍州刺史子澤頗有文學齊孝昭初
為齊帥奏舍人孝昭崩魏收議為恭列皇帝澤
正色抗論曰魏收死後亦不肯為恭列之謚何
容以擬大行且比皇太后不豫先帝殮寢失常
聖躬貶損今者易名必須加孝遂改為孝昭因
此忤旨出為廣州司馬尋歷位中書侍郎兼給
事黃門侍郎以漏泄免後為散騎侍郎尋為誹
毀大臣趙彥深等兼誅石榴詩微以託意有人
以奏武成武成決杖六十髡頭除名後主即位
為清河郡守與祖珽有舊珽奏除尚書左丞又
引為兼黃門執政疾其祖珽之黨與崔季舒等
同見誅澤本勁直無所回避及被出追還折節
和光然好戲笑無規檢故頻敗妻鉅鹿魏氏恩
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
性強立時人以為健婦夫半延雋從祖弟良字
元賓稍遷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吐京胡薛羽
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為西北道行臺時有
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眾假
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眾於雲臺
郊抗王師良大破之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

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以良
爲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良以城人飢
窘夜率衆奔西河汾州之居西河自良始也孝
靜初爲衛大將軍太府卿卒於官贈吏部尚書
謚曰貞又重贈侍中尚書僕射子叔祉粗涉文
學居官甚著聲績位終司空右長史良從父兄
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正光末汾
州吐京羣胡薛悉公馬牒騰竝自立爲王衆至
數萬詔慶孫爲募人別將招率鄉豪以討之慶
孫每摧其鋒進軍深入至雲臺郊大戰郊西賊
衆大潰徵赴都除直後於是賊復鳩集北連蠡
升南通絳蜀兗徒轉盛以慶孫爲別將從軹關
入討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
山帶河衿要之所明帝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
爲太守慶孫務安緝之咸來歸業爾朱榮之死
也卅隆擁衆北度詔慶孫爲大都督與行臺源
子恭率衆追擊慶孫與卅隆密通事洩追還河
內斬之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
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日逢歲飢凶四方
遊客怕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性雖麤武

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
坐客恒滿是以爲時所稱延雋從祖弟仲規少
好經史頗有志節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
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
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詔仲規曰畿郡望重卿
何能自致此也仲規曰陛下棄彼玄壤來宅紫
縣臣方躍馬吳會異功銘帝籍豈一郡而已孝
文笑曰異卿必副此言駕還見咸陽王曰昨得
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
所望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
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統軍奏
復本資於陣戰沒贈河東太守謚曰貞無子弟
叔義以第二子伯茂後之伯茂少有風望學涉
羣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京兆王繼西
引爲鎧曹參軍南征絳蜀陳雙熾爲行臺長孫
承業行臺郎中承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行臺
事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典
起居注太昌初爲中書侍郎永熙中孝武帝兄
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寮以伯茂爲文學後加中
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踈傲久不徙官曾

為豁情賦天平初遷鄴又為遷都賦二年因內
宴伯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
啓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梨擊案傍汗
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竟無坐
伯茂既出後其伯伯茂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
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
年三十九知舊歎惜焉伯茂末年劇飲不已乃
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
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
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
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
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酌
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
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
乃同其作論叙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對
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
實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
贈吏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
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齊武平末位中
書舍人叔義亦有學行累遷太山太守為政清

靜吏人安之遷司徒從事中郎卒贈東秦州刺史謚曰宣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稍遷諫議大夫領著作元象中儀同高岳以爲錄事參軍弟景龍景顏被劾廷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爲御史中尉崔暹所彈云其貪榮昧進遂坐免官病卒景融卑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錄景顏頗有學尚孝靜初爲司空長史在官貪穢爲中尉崔暹所劾遇病死獄中延雋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被孝文所知爲北中府長史時帝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事聿帶溫縣時人榮之卒於平秦郡太守贈洛州刺史子子袖入關西延雋族人瑗字珍寶大和中折屬河北郡少孤貧清苦自立爲汝南王悅郎中令孝靜初卒於雍州刺史延雋從父兄宣明位華州刺史有惠政謚曰簡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子景鴻爲龍文景鸞位華州刺史子文端齊行臺郎四子願安志弘振景鴻齊和夷郡守子叔

卿博涉有孝行時人號曰裴曾子隋貝丘令子
神舉神符而神舉最知名

裴佗傳

子讓之孫矩
皇甫和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六世祖誥仕晉位太
常卿因晉亂避地涼州符堅平河西東歸因居
解縣世以文學顯五舉秀才再舉孝廉時人美
之父景惠州別駕佗容貌魁偉隤然有器望舉
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累遷趙郡太守為政
有方威惠甚著狡吏姦人莫不改貫所得俸祿
分恤貧窮轉前將軍荊州刺史郡人戀仰傾境
餞送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眾
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未能降款佗至州單
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聞風歸附於是合境清
晏強負至者千餘家後加中軍將軍以老乞還
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贈襚諸子皆遵行之佗
性剛直不好與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當時名
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
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子讓之
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
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為孝子乎由是自勉辛

氏高明婦人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爲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惲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惲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爲不亡矣梁使至常令讓之攝主客郎第二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齊神武問云諏之何在荅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况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醞籍文襄自之曰士禮佳舍人也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涕歔歔以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帝欲以爲黃門侍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惲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款企聞善政適有人從

清河來云姦吏斂迹盜賊清靖朞月之期翻更
非速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與父吏姦猾
多有侵削因事遂脅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
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為司州牧遣
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密奏
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
比為內官情非所願既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
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邪
於是無敢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讓之次第誅
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常景
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
問應荅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彌衡一覽
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楊愔闔門改葬託誣
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誣之及皇甫
和和弟亮竝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誣勝於讓
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為戶曹參軍
誣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為記室
遷鄴後誣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
金墉以誣之為開府屬號曰洛陽遺彥信敗誣
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軌召為中從事西師

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帝以為大行臺
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次讞之字士平七歲
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曰
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音讞
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
頓丘李構清河崔贍為忘年友昭帝梓宮將還
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能裁
正為許昌太守客旅過郡皆私財供給人間無
所預代下日為吏人所懷仕周卒伊川太守次
謀之字士令少有風格邢邵每云我裴四武成
為開府辟為參軍書記次訥之字士言純謹有
局量弱冠為平原公開府黑曹掌書記從至并
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
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為孝感文宣踐阼
幸晉陽皇太子監國留訥之與杜臺卿並為齊
帥領東宮管記轉太子舍人奏中書舍人事衛
尉杜弼被其家客誣云有怨言誅訥時政并稱
訥之與弼交好亦知之坐免官卒天統中追贈
平州刺史長子曰樊出後讓之次子矩最知名
矩字弘大繼祿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

數世父讓之謂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官
達當資幹世之務矩由是始留情世事仕齊爲
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調隋文帝爲定州摠管
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及帝作相遣使
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
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旣破丹楊晉王廣令
矩與高頴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巡撫嶺南未行
而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
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
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部將周師舉圍東衡
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
共爲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原長
嶺又擊敗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拔廣州仲
宣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
渠帥爲刺史縣令及還上大悅命升殿勞苦之
謂高頴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禦嶺每患
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
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賚物二
千段除戶部侍郎遷內史侍郎時突厥強盛都
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女由是數爲邊

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構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為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錄上以啓人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為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李百藥等據齊禮參定轉吏部侍郎名為稱職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脩府省九旬功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於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壤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四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畧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

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
號或人非舊類同襲昔名兼復部人交錯封疆
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閩之北葱嶺以東
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
自餘淪沒埽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
應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
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旣因撫
納監知關市尋討書籍訪采胡人或有可疑即
詳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
止即丹青模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
五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項以去北海
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游
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
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
爲傳戶人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有乖其實
今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見山
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
燉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
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
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

踈勒度葱嶺又經鑠汗蘇勒沙那國康國曹國
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
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陀度葱嶺又經護密
吐火羅挹怛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
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安國
南婆羅門國等竝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
吾高昌鄯善竝西域之門戶也摠湊燉煌是其
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
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
吐谷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
今竝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聖
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在安輯故皇華
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旣從突厥可滅混一戎夏
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
悅賜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
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
是甘心將通西域西夷經略咸以委之後遷黃
門侍郎復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
業三年帝有事於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
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

吐屯設等唱以厚利導之使入朝及帝西巡次
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
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
喧噪復令張掖武威士女盛飾縱觀填咽周亘
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
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
計諸蕃懼懾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略進位
銀青光祿大夫其年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
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伎異藝陳
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又勒百
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
麗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
遣掌番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
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諸中國為神仙帝稱矩
至誠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凡所陳奏皆朕之
成筭朕未發矩輒以聞自非奉國孰能若是帝
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略矩諷諭
西域諸國曰天子為蕃人交易縣遠所以城耳
咸以為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白
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後處羅為射匱所迫

竟隨使者入朝帝大悅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
從帝巡塞北幸啓人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
厥啓人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地本
孤竹國周代以之封箕子漢世分爲三郡晉氏
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爲外域故先帝欲征之
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時安得
不事使此冠帶之境爲仍蠻貊之鄉乎今其使朝
於突厥親見啓人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
慮後服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
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
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
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賁
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
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度遼功進位右
光祿大夫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
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
賄聞唯矩守常無賦穢之響以是爲世所稱後
以楊玄感初平帝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
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冠吐谷渾頗有虜
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至懷遠

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
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
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曰突厥
本淳易可離間由其內多有羣胡盡皆桀黠教
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奸計幸於始畢請
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
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
即得好物胡悉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
六畜爭進莫先互市矩伏兵馬邑誘而斬之詔
報始畢曰史蜀胡悉葱嶺部落走來至此云皆
可汗請我容納今已斬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
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
十萬圍帝於鴈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以待
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墮可汗遣其猶子
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宴接之尋從幸江都宮
時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
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蕃客以疾不行及義兵
入關帝遣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
變京畿不靜遙爲處分恐失事機唯願鑿輿早
還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

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爲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廝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竒計也因令矩檢校爲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又召諸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官等竝即配之由是驍果等悅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反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黃門旣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爲帝以矩爲侍內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僭帝號以矩爲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封蔡國公爲河北道宣撫大使及宇文氏敗爲竇建德所獲以矩隋代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爲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建德起自羣盜未有節文矩爲之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擬於王者建德大悅及建德敗時矩與其將曹旦等於洛州

留守旦長史李公淹及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旦
及齊善行令矩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
淹領旦及八爾舉山東之地歸降授左庶子轉
詹事戶部尚書卒讓之第六弟謁之字士敬少
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
謁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
頸謁之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
望陛下放以取後世名帝投刀歎曰小子望我
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齊
亡卒於壺關令

皇甫和者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
漢中祖澄南齊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
安定略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
道遷入魏道遷別上勲書欲以徽爲元謀徽曰
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貧榮賞內媿於心遂拒
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躬實表爲征虜
府司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
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沈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
吉凶多相諮訪卒於濟陰太守子聿道以幹局
知名位廣平令隋大業初北部郎和弟亮字君

翼九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齊神武起義爲大
行臺郎中亮率性任真不樂劇職除司徒東閣
祭酒思還鄉里啓乞梁州襄中即本郡也後降
梁以母兄在北求還梁武不奪也至鄴無復官
情遂入白鹿山恣泉石之賞縱酒賦詩超然自
樂復爲尚書殿中郎攝儀曹事以參撰禪代儀
注封榆中男亮踈慢自任無幹務才每有禮儀
大事常令餘司攝焉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
飾屬有敕下司各列勤墮亮三日不上省文宣
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
以其恕實優容之杖脛三十而已所居宅洿下
標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爲宅中
水淹不洩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其淳
實如此以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以不稱免官
後除任城太守病不之官卒於鄴贈驃騎大將
軍安州刺史

裴果傳

裴果字戎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思賢魏青州刺
史父遵齊州刺史果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中
爲陽平郡丞周文帝曾使并州與果遇果知非

常人密託附焉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軍征討
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為黃驄
年少永熙中授河北郡守及齊神武敗於沙苑
果乃率其宗黨歸關周文嘉之賜田宅奴婢牛
馬什物等從戰河橋解玉壁圍摧鋒奮擊所向
披靡大統九年又從戰芒山於周文前挺身陷
陣禽東魏都督賀婁焉羅蘭勇冠當時衆人莫
不歎服以此周文愈親待之補帳內都督遷帥
都督平東將軍後從開府楊忠平隨安陸以功
加大都督除正平郡守正平果本郡也以威猛
為政百姓畏之盜賊亦為之屏息遷司農卿又
從大將軍尉遲迥伐蜀果率所部為前軍開劔
閣破季慶堡降楊乾運皆有功廢帝三年授龍
州刺史封冠軍縣侯俄而州人張遁李拓驅率
百姓圍逼州城時糧仗皆闕兵士又寡果設方
略以拒之賊便退走於是出兵追擊累戰破之
旬日之間州境清晏轉陵州刺史周孝閔帝踐
阼除隆州刺史加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進爵為公歷眉復二州刺史果性嚴猛能
斷決抑挫豪右申理屈滯歷牧數州號為稱職

卒於位贈本官加絳晉建州刺史謚曰質子孝
仁嗣孝仁幼聰敏涉獵經史有譽於時起家舍
人上士累遷長寧鎮將杆禦齊人甚有威邊之
略歷建譙亳三州刺史

裴寬傳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也祖德歡魏中書侍
郎河內郡守父靜慮銀青光祿大夫贈汾州刺
史寬儀貌瑗偉博涉羣書弱冠爲州里所稱親
歿撫諸弟以篤友聞滎陽鄭孝穆嘗謂其從弟
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

之重之汝可與之游颺年十三以選爲魏孝明
帝挽郎釋褐負外散騎侍郎及孝武西遷寬謂
其弟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
東面以虧臣節乃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
信鎮洛陽始出見焉時汾州刺史韋子粲降於
東魏子粲兄弟在關中者咸已從坐其季弟子
爽先在洛窘急乃投寬寬開懷納之遇有大赦
或傳子爽合免因爾遂出子爽卒以伏法獨孤
信知而責之寬曰窮來見歸義無執送今日獲
罪是所甘心以經赦宥遂得不坐大統五年授

都督同軌防長史加征虜將軍十三年從防主
韋法保向潁川解侯景圍景密謀南叛偽親狎
於法保寬謂法保曰侯景狡獪必不肯入關雖
誠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以斬之亦一時之
功也如曰不然便須深加嚴警不得信其誑誘
自貽後悔法保納之然不能圖景但自固而已
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因傷被禽
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
甚賞異之解鑰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卧氈
夜縋而出因得遁還見於周文帝帝顧謂諸公
曰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
長寬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之
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寬名下授持節
帥都督封夏陽縣男即除孔城城主十六年遷
河南郡守仍鎮孔城廢帝元年進使持節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周孝閔帝踐阼進
爵為子寬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
求業相對求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
乃出兵或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
情出兵邀擊無不尅之天和三年除温州刺

史初陳氏與周通和每脩聘好自莖皎附後乃
圖寇掠沔州既接敵境於是以寬爲沔州刺史
陳將程靈洗攻之力屈城陷陳人乃執寬至揚
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復還建鄴遂卒於江左
子義宣後從御正杜果使於陳始得將寬柩還
隋開皇元年文帝詔贈襄郢二州刺史義宣位
司金二命士合江令寬弟漢字仲霄操尚弘雅
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魏孝武
初解褐負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
士曹行參軍轉墨曹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
明贍斷割如流相府爲之語曰日下粲爛有裴
漢武成中爲司車路下大夫與工部郭彥大府
高賓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必有條理天和
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漢少有宿疾恒
帶虛羸劇職煩官非其好也時晉公護擅權搢
紳等多諂附之以圖仕進漢直道自守故八年
不徙職性不飲酒而雅好賓游每良辰美景必
招引時彥宴賞留連間以篇什當時人物以此
重之自寬沒後遂斷絕游從不聽琴瑟歲時伏
臘哀慟而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至借人異書

必躬自錄本至于疾疹彌年亦未嘗釋卷卒贈
晉州刺史子鏡人少聰敏涉獵經史爲大將軍
譚公會記室參軍累遷春官府都上士仕隋位
兵曹郎漢弟尼字景左性弘雅有器局位御正
下大夫卒贈隨州刺史子之隱趙王招府記室
參軍之隱弟師人好學有識度見稱於時起家
秦王贄府記室參軍仍兼侍讀寬族弟鴻少恭
謹有幹略歷官內外周天和初拜郢州刺史轉
襄州摠管府長史賜爵高邑縣侯從衛公直南
征軍敗遂沒尋卒於陳朝廷哀之贈豐資遂三
州刺史

裴俠傳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祖思齊舉秀才拜議
郎父欣西河郡守贈晉州刺史俠年七歲猶不
能言後於洛城見羣鳥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
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
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
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
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
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州辟主簿舉

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稍遷義陽郡守元
顥入洛使執其人焚其赦書孝莊嘉之授東郡
太守帶防城別將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
俠率所部赴洛陽武衛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
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
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
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蒺藜也思政曰奈何俠
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
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
帝授左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
東郡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鳥之所
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既食人祿寧
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賜爵清河縣伯除丞
相府士曹參軍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
鋒陷陣俠本名協至是周文帝嘉其勇決乃曰
仁者必勇因命名俠焉以功進爵為侯王思政
鎮玉璧以俠為長史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
令俠草報書甚壯烈周文善之曰雖魯仲連無
以加也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
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

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
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人丁三十人供郡守
役俠亦不以入私竝收庸爲市官馬歲時旣積
馬遂成群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
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
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
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
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
野服焉號爲獨立使君又撰九世伯祖貞侯潛
傳述裴氏清公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
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彥時竝爲丞相府
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竝裕清苦若此竟欲
何爲俠曰夫清者莅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况
我太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沒流芳
於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
慕名也志在自脩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何
言伯鳳等慙而退再遷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
梁竟陵守孫嵩鄴城守張建竝以郡來附俠見
之密謂人曰嵩目動言肆輕於去就武也建神
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放其狀周文曰裴俠

有鑿深得之矣遣大都督符貴鎮竟陵而鄧城
竟不遣監統及柳仲禮軍至嵩還以郢叛卒如
俠言尋轉大將軍拓州刺史州拜雍州別駕周
孝閔帝踐阼除司邑下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遷戶部中大夫時有姦
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沒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勵
精發擿數旬之內姦盜略盡轉工部中大夫有
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
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
遭罪責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貴自言隱
費錢五百萬俠嘗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
鼓便即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
瘵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
因聞鼓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祐其勤恪也又
司空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中徵竝來
候俠疾所居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於帝
帝矜其貧苦乃爲起宅并賜良田十頃奴隸耕
耒糧粟莫不備足搢紳咸以爲榮卒於位贈太
子少師蒲州刺史謚曰貞河北郡前功曹張回
及吏人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子祥

性忠謹有理劇才少為成都令清不及俠斷決
過之後除長安令為權貴所憚遷司倉下大夫
俠之終也以毀卒祥弟肅

肅字神封貞亮有才藝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
善天和中舉秀才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
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隋文帝為丞相肅聞而
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
革豈天道歟文帝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家開
皇五年授膳部侍郎歷朔州摠管長史貝州長
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
僕射高熲俱廢黜遣使上書言高熲天挺良才
元勳佐命願錄其大功忘其小過二庶人得罪
已久寧無革心願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
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上謂楊
素曰肅憂我家事如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
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
何為也衡曰觀肅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
耳太子甚不悅肅至京見上於含章殿上謂曰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
以下茲皆同母非為愛憎輕事廢立因言勇不

可復收之意既已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遐遠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夷人心歲餘卒夷僚思之爲立廟於鄆江之浦有子尚賢

裴文舉傳

裴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也祖秀業魏天水郡守贈平州刺史父邃性方嚴爲州里所推挹大統三年東魏來寇邃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自固及李弼略地東境邃爲之鄉導多所降下周文帝嘉之特賞衣物封澄城縣子卒於正平郡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文舉少忠謹涉獵經史大統十年起家奉朝請時周文帝諸子年幼盛簡賓友文舉以選與諸公子游雅相欽敬未嘗戲狎遷著作郎中外府參軍恭帝二年賜姓賀蘭氏周孝閔帝踐阼襲爵澄城縣子齊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爲司錄及憲出鎮劔南復以文舉爲摠管府中郎武成二年就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荅之曰利之爲貴莫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爲非惡

財也憲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恒自謙遜辭多受少保定三年遷絳州刺史遷之任正平也以廉給自守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及文舉臨州一遵其法百姓羨而化之摠管韋孝寬特相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前於席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為孝寬柱國府司馬六年入為司憲中大夫進爵為伯轉軍司馬文舉少喪父其兄又在東山唯與弟璣幼相訓養友愛甚篤璣又早亡文舉撫視遺孤逾於己子時人以此稱之初文舉叔父季和為曲沃令終於聞喜川而叔母韋氏卒於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隴遂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柩西歸竟得合葬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於位子曹嗣位至大都督子神安邑通守有子知禮

裴仁基傳

裴仁基字德本河東人也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仁基少驍武便弓馬平陳之役以親衛從征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

領漢王諒府親信諒反仁基苦諫見囚諒敗超拜護軍後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銀青光祿大夫擊破吐谷渾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靺鞨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李密據洛口帝令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拒密仁基見強寇在前士卒牢弊所得軍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止之衆咸怒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奏劾仁基懼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爲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

密復以爲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求決戰密與諸將計仁基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兵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鬪三也我按兵蓄力以觀其弊彼求鬪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

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卬充皆請
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言戰遂大敗仁
基爲卬所虜卬充以仁基父子茲驍勇深禮
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爲禮部尚
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戰所當皆披靡
號萬人敵卬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之
甚不自安遂與卬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
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等謀令陳謙於
上食之際持匕首劫卬充行儼以兵應之事定
然後輔越王侗事臨發將軍張童兒告之俱爲
卬充所殺

論曰裴駿雅業有資器行仍卬所以布於列位
不替其美延雋器能位望有可稱乎伯茂才名
亦時之良也元佗以文學傳業而又脩史著美
讓之弟兄脩身厲行觀夫出處之跡足良稱乎
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
公求之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
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然與時消息承望
風旨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玉
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矣果及長寬早知去

就而寬淪迹異域蓋乃命乎嵩和廉約居身忠
勤奉上人懷其惠吏畏其威雖古之良吏何以
加此肅歷官周隋志存鯁正竟而忠誠慷慨犯
忤龍鱗固知嫠婦憂宗周之亡虬女悲太子之
少非徒語也文舉之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
少有廉讓之風焉仁基以武略見知自升顯級
竟而蹈履非所身名墮壞時也

列傳第三十七

北史四十九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子微孫政

賈顯度

弟智

樊子鵠

侯深

賀拔允

弟勝

侯莫陳悅

念賢

梁覽

雷紹

毛遐

弟鴻賓

乙弗朗

朱瑞傳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也祖就沛縣令父惠行太原太守瑞貴達竝贈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余朱榮引為大行臺郎中甚見親任以

為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為腹心之寄封陽邑縣公及元顥內逼從車駕於河陽除侍中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公莊帝還洛改封樂陵郡公仍侍中瑞雖為余朱榮所委而善處朝廷間帝亦賞遇之嘗謂侍臣曰為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為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三從內竝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余朱榮死瑞

與世隆俱北走以莊帝待之甚厚且見世隆等
竝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時尔朱
天光擁衆關右帝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
射爲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旣達長安會尔朱
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
譖之於世隆世隆遂誅之太昌初贈開府儀同
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叱列延慶傳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爲酋帥延慶娶尔朱
世隆姊故被尔朱榮親遇普泰初世隆得志特

北史

卷一百一十五

見委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公時
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遂舉兵唱義世
隆白節閔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深於定州討
之深以靈助善占百姓信惑未易可圖欲還師
入據關拒嶮以待其變延慶以靈助庸人彼皆
恃其妖術坐看符獸寧肯勦力致死宜詭言西
歸可襲而禽深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詰
朝造靈助壘遂破禽之及韓陵戰敗延慶與尔
朱仲遠走度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神武
仍從并州後赴洛孝武帝以爲中軍大都督孝

武之西齊神武誅之

斛斯椿傳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其先世爲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明帝時爲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人不安椿乃將家投尔朱榮征伐有功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莊帝初改封陽曲縣公除榮大將軍府司馬後爲東徐州刺史及榮死椿甚憂懼時梁以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次境上椿遂棄州歸悅悅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

長椿

靈丘郡公又爲大行臺前驅都督會尔朱兆入洛悅知不逮南旋椿復背悅歸兆以參立節閔謀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城陽郡公尋加開府時椿父足先在秀容忽有傳其死問椿請減已階以贈之尋知其父猶存詔復官仍除其父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椿以尔朱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世隆以正道世隆不悅欲害椿賴尔朱天光救得免及世隆度律與兆自相疑椿與賀拔勝和之兆執椿勝還營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

毒尔朱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
光與兆各據一方今俱禽爲難椿曰易致耳乃
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齊神武及韓陵之敗
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尔朱我等死
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
椿入北中城收尔朱部曲盡殺之令弟元壽與
張歡長孫承業顯智等襲世隆彦伯兄弟並斬
於閭闔門外椿入洛縣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
椿父出見謂曰汝與尔朱約爲兄弟今何忍懸
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椿乃傳世隆等首
并囚慶律天光送於齊神武及神武入洛椿謂
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先制人將
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心於
人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
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孝武帝立
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城陽郡公父足亦加開府
子悅太中大夫同日受拜當時榮之椿自以數
反意常不安遂密勸孝武帝置閣內都督部曲
又增武直人數百直閣已下負別數百皆選天
下輕剽以充之又說帝數出游幸號令部曲別

爲行陣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
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
神武帝從之以椿爲前驅大都督椿因奏請率
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
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
兵於人恐生他變今度河万一有功是滅二高
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
上信左右間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帝勒兵河
橋命椿自洛而東至武牢帝以賈顯智背叛東
師失律將幸關中乃遣使命椿因從入關拜尚
書令侍中如故封常山郡公歷位司徒太保仍
尚書令時寇難未息內外戒嚴唯椿得列威儀
鳴騶清路遷太傅薨年四十三帝親臨弔百寮
赴哭詔賜東園祕器遣尚書梁郡王景略監護
喪事贈大將軍錄尚書三十州諸軍事侍中恒
州刺史常山郡王謚曰文宣祭以大牢又詔改
大將軍贈大司馬給輜輶車及葬車駕臨於渭
陽止紼慟哭帝嘗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
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
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有四子悅恢徵

演演爲齊神武所殺三子入關徵字士亮博涉羣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一溢米少以父勲賜爵城陽郡公大統末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稍遷兼太常少卿自魏諱遷西雅樂廢缺徵博采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罇于者近代絕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罇于也衆弗信之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徵仍取以合樂焉六官建拜司樂下大夫遷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內史下大夫天和三年周武帝以徵經有師法詔令授皇諸子宣帝時爲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禮受業於徵仍並呼徵爲夫子儒者榮之六年除司宗中大夫行內史仍攝樂部進封岐國公尋轉小宗伯除太子太傅仍小宗伯宣帝嗣位遷上大將軍太宗伯時武帝初崩梓宮在殯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內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帝竟不許帝之爲太子也宮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被謫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內

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
笙每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之
曰禮云十二律轉相生聲五具在十六焉六律
十二管還相爲宮然詳一笙十六管摠一百九
十二管旣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臣恐鄭
聲亂樂未合於古夫音樂之起本於人心天之
應人有如影響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
譴之以殃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
下化紂爲朝歌北里之音而社稷滅是知樂也
者和情性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禍福所基盛
衰攸繫安可不慎哉案譯之所爲不師古始若
以月奏一笙則鍾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雅樂
之備已充廟庭今若益之於何陳列方須更闢
堦墀增脩廊宇非急之務寧可勞人如謂笙管
之外不須加造則樂之損益豈繫於笙進退無
據竊謂不可帝頗納之且令停譯所獻及武帝
山陵回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徵曰孝經云
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旣云聞
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
譯因此銜之帝後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荷

武帝重恩嘗備位師傅乃上疏極諫指陳帝失
不納譚因譖之遂乃下徵於獄徵懼不免獄卒
張元平哀之乃以佩刀穿墻送之出元平被捶
拷百數而無所言徵既出匿於人家後遇赦得
免然猶坐除名隋文帝踐極例復官爵除太子
太傅仍詔徵脩撰樂書開皇四年薨年五十六
初隋文帝爲大司馬有外姻喪徵就第弔之
久而不出徵怒遂弗之待比出候徵已去矣隋文
帝以此常恨之至是詔所司謚之曰闇子該嗣
徵所撰樂典十卷兄恢散騎常侍新蔡郡公子

北行

政嗣

政明悟有器幹隋開皇中以軍功授儀同甚爲
揚素所禮大業中位尚書兵曹郎漸見委遇玄
感兄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
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於政尋遷兵
部侍郎稱爲幹理玄感之反政與通謀及玄縱
等亡歸亦政之計及帝窮玄縱黨與政亡奔高
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和遂送政鑠至京師
以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請變常法行刑
帝許之以出金光門縛之於左公卿百寮竝親

擊射鬻其肉多有噉者然後亨焚揚其骨灰椿
第元壽性剛毅諒直武力過人鬻弓兩石左右
馳射歷位吏部尚書封桑乾縣伯孝武踐阼進
爵爲公除豫州刺史及車駕西巡爲部下所殺
贈司空公謚曰景莊

賈顯度傳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也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
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爲別將防守薄骨律鎮
正光末北鎮擾亂顯度乃率鎮人浮河而下達
秀容爲介朱榮所留隨榮破葛榮封石艾縣公

北傳

累遷南兖州刺史介朱榮之死顯度奔梁普泰
初還朝後隨介朱度律等敗於韓陵與斛斯椿
及弟智等先據河橋誅介朱氏孝武帝初除尚
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
州大中正永熙三年爲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
親故祖餞於張方橋顯度執酒曰顯智性輕躁
好去就覆敗吾家其此人也武帝入關後顯智
果同於齊神武孝武帝怒乃賜顯度死
智字顯智少有膽決以軍功累遷金紫光祿大
夫封義陽縣伯及介朱仲遠爲徐州刺史智隸

仲遠赴彭城尔朱榮死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莊帝聞而善之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為世隆所厚世隆為解喻得全後進爵為公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顯度斛斯椿謀誅尔朱氏顯度據守北中城令智等入京禽世隆兄弟孝武帝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為人害孝武徵還京師加侍中除濟州刺史率眾達東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為相州刺史竇泰所破天平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

樊子鵠傳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也其先荊州蠻酋徙代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乃贈荊州刺史子鵠逢北鎮擾亂南至并州尔朱榮引為都督府倉曹參軍使詣京師靈太后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齊封南和縣子令還赴榮建義初拜晉州刺史封永安縣伯永安二年以招納叛蜀進封中都縣公又兼尚書行臺政有威信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荊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為行臺進封西陽郡公尚書

如故假驃騎將軍率所部爲都督時尒朱榮在
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
不解後出爲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人流
亡乃勒有粟家分濟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
二麥州內以此獲安尒朱榮死卅隆等遣書招
子鵠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鎮河南莊
帝嘉之除都督豫州刺史行達汲郡聞尒朱兆
入洛乃度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
赴洛旣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
元曄以爲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太昌初
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摠大都督杜德
等追討尒朱仲遠仲遠奔梁收其兵馬時梁遣
元樹入寇陷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大敗
奔入城門遂圍之樹請歸南以地還魏許之及
樹衆半出子鵠擊破之禽樹及梁譙州刺史朱
文開班師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
騎大將軍開府典選後除兗州刺史子鵠先遣
腹心緣歷人間採察得失及至境太山太守彭
穆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
伏於是州內震悚及孝武帝入關子鵠據城爲

應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齊神武遣儀同三司婁昭等討之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而大野拔因與相見令左右斬子鵠以降

侯深傳

侯深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孝明末年六鎮飢亂深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尔朱榮路中遇寇身披苦褐榮賜其衣帽厚待之以爲中軍副都督莊帝即位封厭次縣子從榮討葛榮於淦口戰功尤多除燕州刺史

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屯據薊城榮令深討樓配衆甚少或以爲言榮曰深臨機設變定其所長若揔大衆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深曰我兵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深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遁走追禽之以功賜爵爲侯尋爲平州刺史仍鎮范陽及尔朱榮死太守盧文偉誘深出獵閉

門拒之深率部曲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爲大使慰勞燕薊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深所敗元曄立授深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公節閔帝立仍加開府後隨尒朱兆拒齊神武於廣阿兆敗走深後從神武破尒朱氏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孝武帝末深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使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使通誠於神武及孝武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旣除齊州刺史深不時迎納城人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深爭門不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爲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深行青州事齊神武又遺深書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齊州人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深乃復還暹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深襲高陽郡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親率輕騎夜趨青州城人執貴平出降深自推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于鄴明不同於斛斯椿及子鵠平詔

以封進之爲青州刺史深旣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州遂劫光州庫車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潞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遂奔梁達南青州境爲賈漿者斬之傳首于鄴家口配沒

賀拔允傳

賀拔允字可泥神武尖山人也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有如回者魏初爲大莫弗祖尒頭驍勇絕倫以良家鎮武川因家焉獻文時以功賜爵龍城縣男爲本鎮軍主父度拔性果毅襲爵亦爲本鎮軍主正光末沃野人破六韓拔陵反懷朔鎮將楊鈞聞度拔名召補統軍配以一旅其賊僞署王衛可瓌徒黨尤盛旣攻沒武川又陷懷朔度拔父子竝爲賊所虜度拔乃與周德皇帝合謀率州里豪傑珍念賢乙弗庫根尉遲檀等招義勇襲殺可瓌朝廷嘉之末及封賞度拔與鐵勒戰沒孝昌中追贈度拔肆州刺史允便弓馬頗有膽略初度拔之死允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深深敗歸尒朱榮允父子兄弟竝

以武藝稱榮素聞其名待之甚厚建義初封壽陽縣侯永安中進爵爲公魏長廣王立除開府儀同三司封燕郡王兼侍中使蠕蠕還至晉陽屬齊神武將出山東允素知神武非常人早自結託神武以其北上之望尤親禮之遂與允出入洛進爵爲王轉太尉加侍中魏孝武既忌神武以允弟岳據關中有重兵深相委託潛使來往當時咸慮允爲變及岳死孝武又委岳兄勝心腹之寄神武重舊尤全護之天平元年因與

神武獵或告允引弓擬神武乃置於樓上餓殺之年四十八神武親臨哭之贈太保允三子世文世樂難陀興和末齊神武竝召與諸子同學武定中敕居定州賜田宅允弟勝

勝字破胡少有志操善左右馳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衛可瓌之圍懷朔勝時亦爲軍主從父度拔鎮守旣被圍經年而外援不至勝乃慷慨白鎮將楊鈞請告急於大軍鈞許之乃募勇敢少年得十餘騎夜潰圍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至朔州白臨淮王彧以懷

朔被圍之急或以勝辭義懇至許以出師還令
報命乃復攻圍而入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
大呼曰賀拔破胡與官軍至矣城中納之鈞復
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乃馳還報懷朔懷
朔亦潰勝父子遂爲賊所虜尋而襲殺可瓌衆
令勝馳告朔州未反而度拔已卒刺史費穆奇
勝才略厚禮留之委以兵事時廣陽王深在五
原爲破六韓賊所圍召勝爲軍主以功拜統軍
又隸僕射元纂鎮恒州時有鮮于河胡擁朔州
流人南下爲寇恒州城人應之勝與兄允弟岳
相失勝南投肆州允岳投尔朱榮榮與肆州刺
史尉慶賓構隙引岳攻肆州陷榮得勝大悅曰
吾得御兄弟天下不足定勝兄弟三人遂委質
事榮時杜洛周據幽定葛榮據冀瀛榮謂勝曰
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欲屈君鎮之如何勝曰是
所願也榮乃表勝鎮井陘以所乘大馬并銀鞍
遺之及榮入洛以預定策立孝莊帝功封易陽
縣伯後元天穆北征葛榮大破之時杜洛周餘
燼韓樓在薊城結聚以勝爲大都督鎮中山樓
龔勝威名竟不敢南寇元顥入洛陽榮徵勝使

與尔朱兆自碓石度大破顥軍禽其子寇受遂
前驅入洛進爵真定縣公及榮死勝與田怡等
奔赴榮第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
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
眾旅不多何輕尔怡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隨至
河橋勝以爲臣無讎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莊
帝大悅仲遠逼東郡詔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
東征都督率騎一千會鄭先護討之爲先護所
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與
戰不利降之復與尔朱氏同謀立節閔帝以功
拜右衛將軍及尔朱氏將討齊神武勝時從尔
朱度律度律與兆不平勝以臨敵構隙取敗之
道乃與斛斯椿詣兆營和之反爲兆所執度律
大懼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尔殺可瓌罪一
也天柱薨後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
二也我欲殺尔久矣勝曰可瓌作逆勝父子誅
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
寧負主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賊
密邇內構嫌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
憚死恐王朱策兆乃捨之勝既免行百餘里方

追及度律齊神武既克相州兵威漸盛於是兆
及天光仲遠度律等衆十餘萬陣於韓陵兆率
鐵騎陷陣出齊神武後將乘其背而擊之度律
惡兆之驍悍懼其陵已勒兵不進勝以其攜貳
遂以麾下降齊神武度律軍以此免退遂大敗
太昌初以勝爲領軍將軍尋除侍中孝武帝將
圖齊神武以勝弟岳擁衆關西欲廣其勢援乃
拜都督荊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南道大行臺尚書左僕射勝多所克捷沔北盪
爲丘墟梁武帝敕其子雍州刺史續曰賀拔勝
此間驍將亦宜慎之勿與爭鋒續遂城守不敢
出尋進位尚書令進爵琅邪郡公及齊神武與
孝武帝有隙詔勝引兵赴洛至廣州猶豫未進
而帝已入關勝還軍南陽遣右丞陽休之奉表
入關又令府長史元穎行州事勝自率所部將
西赴關中進至浙陽詔授勝太保錄尚書事聞
齊神武已平潼關禽毛鴻賓勝乃還荊州州人
鄧誕執元穎引齊師時齊神武已遣行臺侯景
大都督高敖曹赴之勝敗中流矢奔梁在南三
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

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既至長安詣關謝罪魏帝握勝手歔歔久之曰初平西徙永嘉南度漢晉皆爾事乃關天非公之咎也乃授太師從周文帝禽竇泰於小關攻弘農下河北禽郡守孫曼摧破東魏軍於沙苑追奔至河上仍與李弼別攻河東略定汾絳河橋之役勝大破東魏軍周文令勝收其降卒而還及齊神武率衆攻玉壁勝以前軍大都督從周文見齊武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勝適與神武遇連叱而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勝持稍追神武數里刃垂及之神武汗流氣殆盡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爲神武所害勝憤恨因動氣疾大統十年薨于位臨終手書與周文曰勝万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埽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耳周文覽書流涕久之勝長於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

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周文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真大勇也自居重任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卷而已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周文不拜尋而自悔周文亦有望焉後從宴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池上周文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周文悅因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贈太宰錄尚書事謚曰貞獻明帝二年以勝配饗文帝廟庭無子以弟岳子仲華嗣位開府儀同三司襲琅邪公大象末位江陵摠管勝弟岳

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為太學生及長能左右馳射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之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三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大駭後廣陽王深以為帳內軍主與兄勝俱鎮恒州州陷投尔朱榮榮以為都督每帳下與計事多與榮意合榮與元天穆謀入匡朝庭問計

於岳岳曰夫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
馬精強位望隆重若首舉義旗伐叛匡救何往
不克何向不摧古人云朝謀不及夕言發不俟
駕此之謂矣榮與天穆相顧良久曰卿此言真
丈夫之論也未幾孝明帝暴崩榮疑有故乃舉
兵赴洛配岳甲卒二千爲先驅至河陰榮旣殺
朝士因欲稱帝疑未能決岳乃從容致諫榮尋
亦自悟乃尊立孝莊以定策功賜爵樊城鄉男
從榮破葛榮平元顥累遷左光祿大夫武衛將
軍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榮將遣岳
討之私謂其兄勝曰醜奴足爲勍敵若岳往無
功罪責立至假令克定恐讒愬生焉乃請尔朱
氏一人爲元帥岳副貳之榮大悅乃以天光爲
使持節大都督雍州刺史以岳爲左廂大都督
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爲右廂大都督並爲
天光之副以討之時赤水蜀賊兵斷路天光衆
不滿二千及軍次潼關天光有難色岳乃進破
之於渭北軍容大振時醜奴自圍岐州遣其大
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行醜同向武功南度
渭水攻圍趨柝天光遣岳率千騎赴援菩薩攻

柵巴克率步騎二万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乃自驕令省事傳語省事恃水應答不遜岳怒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於渭南傍水分精兵數十爲一處隨地形勢置之明日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竝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旣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處岳便馳馬東出似欲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度渭水輕騎追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見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虜三千人馬亦無遺遂禽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万餘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天光方自雍至與岳合勢宣言今氣候已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北百里綱川使太尉侯伏侯元進據險立柵岳知其勢分密與天光嚴備昧旦攻圍元進柵拔之即禽元進自餘諸柵悉降又輕騎追醜奴及之於平涼長阮一戰禽之高平城中又執蕭寶夔以

歸賊行臺方俟道洛退保屯岳攻之道洛敗
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
之甚喜以爲將天光又與岳度隴至慶雲所居
永洛城慶雲道洛頻出城拒戰竝禽之餘衆皆
悉阮之三秦河渭瓜涼鄯州咸來歸款賊帥夏
州人宿勤明達降復叛岳又討禽之天光雖爲
元帥而岳功效居多進封樊城縣伯尋詔岳都
督涇州刺史進爵爲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
事普泰初除都督岐州刺史進清水郡公尋加
侍中給後部鼓吹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
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
人不順岳助俟莫陳悅所在討平之二年加都
督雍州刺史天光將拒齊神武遣問計於岳岳
曰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天光不從後果敗
岳率軍下隴赴雍禽天光弟顯壽以應齊神武
及孝武即位加關中大行臺永熙二年孝武密
令岳圖齊神武遂刺心血持以寄岳岳懼乃自
詣北鏡安置邊防率衆趨平涼西界布營數十
里託以牧馬於原州爲自安之計先是費也頭
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解拔弥俄突紇且

陵伊利等擁衆自守至是皆款附秦南秦河渭
四州刺史又會平涼受岳節度唯靈州刺史曹
泥不應召通使於齊神武神武乃遣左丞翟嵩
使至關中間岳及侯莫陳悅三年岳召悅會於
高平將討曹泥令悅前馳而悅受神武指密圖
岳岳弗之知而先又輕悅悅乃誘岳入營共論
兵事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令其壻元洪景斬
岳於幕中朝野莫不痛惜之贈侍中太傅錄尚
書事都督關中二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雍州刺
史謚曰武壯翟嵩復命于神武神武下牀鳴其
頰曰除吾病者卿也何日忘之後岳部下收岳
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葬以王禮子緯嗣拜開
府儀同三司周保定中錄岳舊德進爵霍國公
尚周文帝女

侯莫陳悅傳

侯莫陳悅代人也父婆羅門爲駝牛都尉故悅
長於河西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作亂遂歸尔
朱榮榮引爲府長流參軍莊帝初除金紫光祿
大夫封栢人縣侯尔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
爲天光右廂大都督西伐克獲皆與天光賀拔

岳略同除鄯州刺史余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曄立進爵爲公改封白水郡公普泰中除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將抗齊神武悅與岳下隴以應神武至雍州會余朱覆敗永熙初加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隴右諸軍事仍兼秦州刺史三年岳召悅共討曹泥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衆皆畏服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止永洛城岳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周文帝時爲夏州刺史衆遣奉迎周文至遂摠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周文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駟馳云儀同同有教欲還秦州守以拒賊復給帳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言實以次相驚皆散趣秦州景和先馳至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衆離散猜畏傍人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槃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後恐爲人見乃放馬山中令從者悉步

自乘一騾欲往靈州中路追騎將及縊死野中
弟息部下悉見禽殺唯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
軍且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精
神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睡即夢岳語我兄欲
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
滅

念賢傳

念賢字蓋盧金城抱罕人也父求就以大家子
戍武川鎮仍家焉賢美容質頗涉經史爲兒童
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詎之賢
獨不往咲謂諸生曰男兒死生富貴皆在天也
何遽相乎少遭父憂居喪有孝稱後以破衛可
瓌功除別將又以軍功封屯留縣伯從尒朱榮
入洛兼尚書右僕射東道行臺進爵平恩縣公
永熙中孝武以賢爲中軍北向大都督進爵安
定郡公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統初拜太尉
爲秦州刺史加太傅給後部鼓吹三年轉太師
都督河州刺史大將軍久之還朝兼錄尚書事
後與廣陵王欣扶風王季同爲正直侍中時行
殿初成未有題目帝詔近侍各名之對者非一

莫允帝心賢乃爲圓極帝咲曰正與朕意同即名之河橋之役賢不力戰乃先還自是名頗減五年除都督秦州刺史薨於州謚曰昭定賢於諸公皆爲父黨自周文以下咸拜敬之子華性和厚有長者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合州刺史

梁覽傳

梁覽字景歡金城人也其先出自安定避難走西羗世爲部落酋帥曾祖穆以抱罕城歸吐谷渾後又歸魏封臨洮公祖顥爲尚書封南安公父釗河華二州刺史封新陽縣伯覽家世豪富貲累千金孝昌初秦州莫折念生胡琛等反散財招募有三千人鎮河州從大軍平賊歷涼河二州刺史封安德縣侯覽旣爲本州刺史盛脩甲丈人馬精銳吐谷渾憚不敢出皆曰梁公在未可行也永安中詔大鴻臚琅邪王皓就策授世爲河州刺史永熙中改封郡公大統二年加太尉其年覽從弟企定反欲圖覽覽與數戰未能平王師至始破之四年遷太傅及河橋之役王師敗時病留長安趙青雀反北城覽爲之謀主事平乃見殺子鸛雀位儀同三司大都督後

坐事免死

雷紹傳

雷紹字道宗武川鎮人也九歲而孤有膂力善騎射年十八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備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穴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讀書至人行莫大於孝乃投卷歎曰吾離違侍養非人子之道即還鄉里躬耕奉養遭母憂哀毀骨立由是知名鎮將召補鎮佐後隨賀拔

岳征討爲岳長史岳有大事常訪而後行及齊神武起兵岳恥居其下紹乃勸岳迎孝武西都長安以順討逆岳曰吾本意也後岳信諸將言欲保關中坐觀成敗紹知計不用請爲邊州建功効岳曰君有毗佐之力當揔大州遂以紹爲京兆太守清平理物甚得人和在郡踰年岳被害初紹見岳數與侯莫陳悅宴語嘗謂岳曰公其慎之岳不從果及於難紹乃棄郡馳赴岳軍與寇洛等迎周文帝悅平以功授大都督涼州刺史紹請留所領兵以助東討請單騎赴州刺

史李叔仁擁州逆命紹遂歸永熙三年以紹為
渭州刺史進爵昌國伯初紹為岳長史周文為
岳左丞及居相常以因舊接之卒於州紹性好
施祿賜皆分贍親故及死日無以送終兼敬信
佛道遺敕其子曰吾本鄉葬法必殺犬馬於亡
者無益汝宜斷之斂以時服事從約儉還葬長
安天子素服臨弔贈太尉賜東園祕器子渙

毛遐傳

毛遐字鴻遠北地三原人也世為酋帥曾祖天
愛太武時至定州刺史始昌子傳至遐四世不

絕正光中蕭寶夤為大都督討關中諸賊咸陽
太守韋邃時為都督以遐為都督府長史寶夤
敗還長安三輔騷擾遐因辭邃還北地與弟鴻
賓聚鄉曲豪傑遂東西略地氐羗多赴之共推
鴻賓為明主既而賊帥宿勤買奴自號京兆王
於北地遐詐降之而與鴻賓攻其壁賊自相斫
射縱兵追擊七柵皆平後寶夤構逆謀遐知之
乃寄書與鴻賓索馬迎接復於馬柵建旗鼓
以拒寶夤攻其將盧祖遷禽之寶夤以是日拜
南郊竊號禮未畢而告敗寶夤懼口乾色變不

遑部伍人皆亂還詔授遐南幽州刺史進爵爲
伯遐又攻破其將侯終德寶黃知內外勢異輕
將十數騎走巴中冬万俟醜奴陷秦州詔以遐
兼尚書二州行臺孝武帝入關敕周文帝置二
尚書分掌機事遐與周惠達始爲之稍遷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卒遐少任俠有智謀世爲豪
右資產巨億士流貧乏者多被賑贍故中書郎
檀翥尚書郎公孫範等常依託之至於自供衣
食麤弊而已死之日鄉黨赴葬咸共痛惜。鴻
賓大鼻眼多鬚鬚黑而且肥狀貌頗異氏羗見
者皆畏之加膽略騎射倣儻不拘小節昆季之
中尤輕財好施遐雖云早立而名出其下及賊
起鄉里推爲盟主常與遐一守一戰後拜岐州
刺史散騎常侍開國縣侯遐咲謂鴻賓曰擊賊
之功吾不居汝後至於受賞汝在吾前當以德
濟物不及汝故明帝以鴻賓兄弟所定處多乃
改北地郡爲北雍州鴻賓爲刺史詔曰此以晝
錦榮卿也改三原縣爲建中郡以旌其兄弟後
尔朱天光自關中還洛夷憂心所忌者皆將自
隨鴻賓亦領鄉中壯武二千人以從洛中素聞

其名衣冠貧冗者競與之交尋拜西兗州刺史
羈寓倦游之輩四座常滿鴻賓資資給衣食與已
悉同私物不足頗有公費轉南青州刺史未幾
徵還爲有司所糾鴻賓遂逃匿人間月餘特詔
原之及孝武帝與齊神武有隙令鴻賓鎮潼關
爲西道之寄車駕西幸糲糗乏絕侍官三二日
間唯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於稠桑文武從
者始解飢渴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
卿也事平之日寧忘主人仍令守潼關後神武
來寇見禽至并州憂恚卒鴻賓弟鴻顯位散騎
常侍封縣侯遐乳母所產也一字七寶遐養之
爲弟因姓毛氏勁悍多力後隨諸兄戰鬪多先
鋒陷陣大統四年爲廣州刺史與駱超鎮東陽
陷東魏卒子野義

乙弗郎傳

乙弗郎字通照其先東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
與魏徙代後因家上樂焉郎少有俠氣在鄉里
以善騎射稱孝莊末北邊擾亂避地居并肆間
尒朱榮見而重之甚相接待以功封蓮勺子後
隸賀拔岳從尒朱天光西討爲岳左廂都督孝

武帝之禦齊神武授卽閣內大都督及帝西入
詔卽爲軍司先驅靖路至長安封長安縣公卒
於岐州刺史初卽患積冷周文賜三石東生散
令卽法服之使人問疾朝夕相繼見重如此臨
終惟云恨不見河洛清平重反京縣以此爲恨
三舉手搥牀而便氣盡贈太尉子鳳位宮伯開
府儀同三司與周閔帝謀宇文護見殺

論曰朱瑞以向義受戮延慶以違順遇禍各其
命焉斛斯椿屢踐危機終獲貞吉豈人謀之所
致也徵洽聞強記以夔襄任已終使咸英不墜

韶護惟新加以盡心所事無忘直道抗辭正色
顛沛不渝蓋有周之忠烈乎賈顯智樊子鵠侯
侯深等竝驅馳風塵之際但自陷夷戮觀其遺
迹雖獲罪於霸政求之有魏得失未可知也賀
拔允昆季以勇略之資當馳競之日竝邀時投
隙展効立功始則委質尔朱中乃結款高氏大
昌之後卽帝圖高察其所由固非守節之士及
勝垂翅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感梁朝
之顧遇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保榮持寵良有以
焉岳以二千羸兵抗三秦勅敵奮其智勇克翦

凶渠雜種畏威遐方慕義斯亦一時之盛矣卒
以勲高速禍無備嬰戮惜哉昔陳涉首事不終
有漢因而創業賀拔功成夙殞周文籍以開基
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信乎其然矣侯莫陳悅肆
行殘虐死不旋踵觀其亡滅蓋自取之念賢有
始有卒取敬羣公梁覽終以取禍鮮克之義雷
紹馳驚雲雷之秋毛遐兄弟致力經綸之日乙
弗即展轉擾攘之中卒獲歸順美矣

列傳第三十七

北史四十九



